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上書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彥昇奉荅七夕詩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爲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溉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

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爲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復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爲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

史記曰戎王使由余

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東得百里奚於宛

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

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士秦走宛楚之郢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

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迎蹇叔於宋

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

爲上大夫來邳豹公孫支於晉

左氏傳曰晉郤芮下鄭丕豹奔秦又曰秦伯謂公孫支曰夷吾其定乎對曰今其

言多忌克難哉杜預曰公孫支秦大夫子孫也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穆公用之并國三十

遂霸西戎

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

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衛鞅西入

秦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百姓便之天子致胙諸侯畢賀也

獲楚魏之師舉地

千里至今治疆

史記曰衛鞅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曰衛鞅擊魏公子卬封鞅爲列侯号商君卬五剛切

惠王用

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

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

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王十年納魏

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

王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

寡人欲通車三川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

儀已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包九夷制鄢郢楚二縣也蓋秦令人

據之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成臯縣名周之東境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

齊楚也漢書音義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史記曰惠王卒韓昭王

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爲昭襄王又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太后二弟

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芑戎爲華陽君魏冉爲

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昭王乃免相國逐華陽君關

外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春秋保範圖曰光閭害楚

日蠶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負猶向使

四君却客而弗納踈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

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和隨之寶新序國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

產於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致

墨子曰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越絕書曰楚王召歐陽

冶子干將作鐵劍

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鰓徒河之鼓孫卿

離蒲梢皆馬名鄭玄禮

記注曰鰓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

國之所生然後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而趙

衛之女不充後庭駿良馱決馱啼不實外廡周書曰正北以馱馱江

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下陳猶後

日有二女願得

入身於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於元珠

之簪傳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

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傳珥也說文曰珥瑱

也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臣以別之他皆類此

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開雅夫擊甕叩缶彈

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

說文曰甕汲瓶也於貢切說文曰在瓦器秦鼓之以節樂

生甫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

友切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

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舜樂曰蕭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于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今棄叩缶擊甕

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于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今棄叩缶擊甕

今棄叩缶擊甕

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高誘

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

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

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則士勇是以

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

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

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

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

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

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

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資之謂

却賓客以業諸侯使

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齋盜糧者也

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齋盜食者也說文曰齋持遺也

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

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

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

爲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有曲臺殿

懸衡

天下

如淳曰衡猶稱之衡也言其懸法度於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群臣也

畫地

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容

兵之據以叩

函谷咸陽遂危

史記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爲王號爲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爲校尉廣雅曰據引也

言相引以爲援也

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

河之外

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

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

蘇林曰覆盡也

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

闕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

輸去千里不絕

鄭玄禮記注曰流猶行也

何則彊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幽王爲呂后所

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爲趙王取趙之河間立弟辟彊爲河間王至子哀王无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六齊望於惠

孟康曰高后割濟南郡爲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濞爲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爲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

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聞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爲列侯後齊文王薨无子於是分齊爲六將間爲齊王

惠爲濟北王賢爲淄川王雄渠爲膠東王卬爲膠西王辟光爲濟南王也

城陽顧於盧博

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

與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

處喜故顧念而怨也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

三淮南

之心思墳墓

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爲三王念其父見遷殺也漢書曰上憐淮南王不軌上乃立厲王三子安爲淮南

王敖爲衡山王

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

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怨宿憤不

能爲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解其意故云不能爲吳二說相

成義乃

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

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

伐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爲趙難越爲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麇青

陽之田已而背約

要擊我南郡 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

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

爲大王患也

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

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爲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討雖使當爲乃使越人當爲吳人輒當爲禦言吳趙

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錯亂其辭自此

以下乃致其意焉

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

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

善曰底與砥同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无敢自進於前漢書

王莽傳曰遊者爲之談說

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如淳曰改易精思以謀慮之則無國而不

可奸

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干同

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

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

風之行尤悅大王之義

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

故願大

王無忽察聽其至

善曰劉瓛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

臣聞鷩鳥至

鳥累百不如一鷩康

曰鷩大鷩也如淳曰鷩鳥比諸侯鷩比天子

夫全趙之時

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應劭曰後分爲三

武力鼎峙縣

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服虔曰初服大盛步黃服也臣瓚以爲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

不能止幽

王之湛患

韋昭曰高帝子幽王友也呂后殺之湛今沈字也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

不能還厲王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

然則計議不得

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先享王轉設諸賁劍於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

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

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

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臣瓚以爲文帝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

自立天子

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

呂猶春秋褒郭儀父者也

深割嬰兒王之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爲王其中有小嬰兒兒孝文帝於骨肉厚也

壤子王

梁代益以淮陽

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徙武爲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

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璋其肥盛晉書注曰璋爲諱

卒仆濟北囚弟於雍

者豈非象新垣等哉

善曰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蒲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曰

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也

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

善曰今天子景帝也先帝文帝也

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

起於漢

如淳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臣望東北汾陰有金寶氣鼎在其中弗迎則不至爲吳計者猶新垣平之言周鼎

終不可得也

新垣過計於朝

服虔曰過誤也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

帝燒棧道灌章邯

應劭曰章邯爲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

漢王燒絕棧道也

兵不留行

善曰言攻之易故不稽留也

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

破

張晏曰項羽自號西楚霸王

水攻則章邯以三其城陸擊則荆王以失其地

如淳

曰荆亦楚謂
項王敗走也

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

孟康曰言國家不
可庶幾得之也

願大王熟

察之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

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從孝王遊羊
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於孝王孝王怒陽下獄吏

將殺之陽乃從獄中上書書
奏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

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

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善曰畏畏其不
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

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
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

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

昭王疑之

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
昭王益兵糧爲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

太白爲之食昂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
食食者干歷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

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

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

張晏曰盡其計
議願王知之

左右不明

卒從吏訊爲世所疑

張晏曰左右不明不敢斥王也訊
考三日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

是使荆軻

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

之

善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別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

玉人又曰石也別其右足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

善曰史記曰始皇以李斯爲丞相始皇崩胡亥立斯具五刑者也

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

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爲奴論語曰楚狂

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

聽

善曰以其計謬故令後之

母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

夷

善曰史記曰比干彊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又曰子胥自剄王乃以子胥尸盛以鴟夷之革浮之江中應劭

曰取馬革爲鴟夷鴟夷撻形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

頭如新

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

傾蓋如故

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驛車也善曰家語曰孔子之郊遺程

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

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

以奉丹事

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今有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首何如於期

曰爲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首以獻秦主秦王必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胷於期遂自剄徐廣曰提丁鳩切

王奢

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

善曰漢書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

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

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

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

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

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

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白圭戰三六城爲魏取中山

張晏曰白圭爲

中山將云六城殆欲誅之云入魏丈侯厚遇之還拔中山

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

惡之於燕王

善曰惡謂讒短也

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駟騏驎

孟康曰轍重蘇秦雖有讒惡王更勝以珍

奇之味也

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丈侯

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人說短於丈侯

文侯

授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

無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臞引脚於宋

卒相中山

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中山尚書呂刑曰臞者脫去人之臞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臞膝蓋也

范雎摺脇

折齒於魏卒爲應侯

善曰史記曰范雎隨魏中大夫須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雎金十斤及牛酒須賈以爲持魏國陰

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使舍人笞擊范雎折脇摺齒雖得出云入秦爲應侯廣雅曰摺折也力合切

此二人者

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

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服虔曰勢之末世人也如淳曰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爾

雅曰水自河出爲雍言狄先

蹈雍而後入河也雍一龍切徐衍負石入海

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善曰

論語載曰徐衍負石伐子自狸守分云

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不容身於世

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

之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移主上之心妄

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爲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

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

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

寧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善曰呂氏春秋曰寧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鄒子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寧戚扣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

此二人豈素官

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

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

逐孔子

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宋信子丹之計囚墨翟

文子曰子罕也

丹音任善曰未詳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

鑠金積毀銷骨

國語冷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衆口所惡金爲之銷士積毀銷骨謂積讒善曰

毀之言骨肉之親爲之銷滅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

而彊威宣

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彊盛史記曰齊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張晏曰子臧

越人也 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

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偏也尸子 日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 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

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善曰史記曰舜弟象傲帝

讎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 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

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

而不悅田常之賢 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

簡公而立平公公平公即位田常 爲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 應劭曰紂

其胎 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

諸侯 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文公於

偏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 呂卻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袪袂也勃鞞字伯楚 齊桓公用

其仇而一匡天下 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

于今受 其賜 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

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 善曰商鞅車裂 越用大夫

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

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越平吳以兵北渡淮東方

諸侯畢賀稱霸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

而不悔

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三月而相楚三去相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

於陵

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

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爲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終出使者與其妻逃乃爲人灌園

今

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善曰言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

披心腹見情素

善曰戰國策曰

燕澤說應侯曰公孫鞅事孝王竭知謀示情素

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

善曰於士所求

無所愛惜也

則桀之猶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

應劭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

恩厚無不使善曰戰國策刀轂謂田單曰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

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應劭曰荆軻爲燕刺秦王

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

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儻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

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

困離奇

張晏曰柢下本也輪困離奇委曲盤戾也蘇林曰柢音蒂善曰廣雅曰蟠曲也困去倫切離薄基切奇音衣

而爲萬乘

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

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謂雕飾杜預左氏傳注曰容形容也

故無

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

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善曰談或爲游

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

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

善曰伊尹管仲

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

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

跡矣

善曰小雅曰開達也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

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比讖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

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

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爲卑辭所牽制戰國策蘇秦曰卑

辭以謝君衆口已見上文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

發

善曰戰國策曰荊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爲內臣如郡縣又獻燕督亢之地圖國窮匕首

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周文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

天下

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曰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爲太師史記曰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俱爲師也

秦信

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

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遯幸遇共成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

何則以其能越拘

攀之語馳域外之義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

制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爲左右便辟侍帷牆臣妾所見牽使不羈之士與牛驥

同皁漢書音義曰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

貴之樂也善曰列士傳曰鮑焦怨世不用己采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臣

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利傷行善曰孔安國

磨石也論語撰考識曰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晉灼曰史

子罕言利利傷行也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

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

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焉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善曰史

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

謂要離曰吾嘗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

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臣之愚暗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